

新诗十二讲

废名◇著

废名的老北大讲义

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废名在北大中文系授课的讲义。
作为现代作家讨论新诗的第一部专著。

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纵论古今，评判新诗与旧诗。

点评「五四」至一九三〇年代代表性诗人诗作。

解读独具只眼，剖析深入细致。

行文冲淡平易，意蕴恬静悠远，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

新诗十二讲

废名的老北大讲义

废名◇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废名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382 - 7665 - 3

I. 新... II. 废...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5377 号

书 名：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

著 者：废 名

责任编辑：马旭东 李忠孝 徐 悦

特约编辑：饶佳荣 孙明新

装帧设计：翁 涌

出版发行：辽宁教育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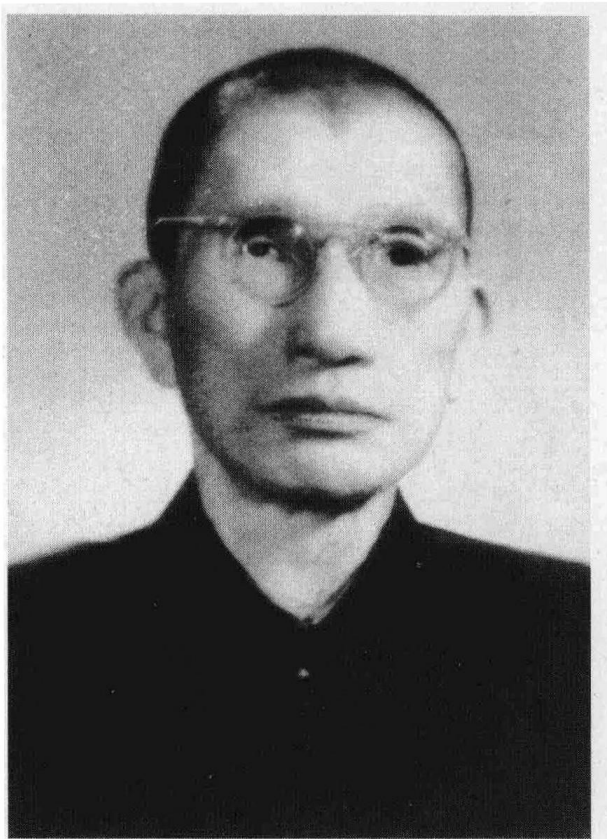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32 开 (880mm × 1230mm)

8.5 印张 175 千字

印 数：1 - 6000

定 价：23.00 元



廢名先生

馮文炳 著

談新詩

藝文叢書

藝文社

《谈新诗》封面（北平新民印书馆 1944 年版，赵龙江先生提供）

本书说明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人。早年就读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1922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作品。1925 年加盟“语丝派”。192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经周作人推荐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次年创办《骆驼草》周刊。此后作品散见于《新月》、《世界日报·明珠》等京沪刊物。“七七”事变后回故乡蛰居，曾任小学国文教师和中学英文教师。1946 年回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并为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主要撰稿人。1952 年志愿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 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1963 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和吉林省文联主席。“文革”期间受迫害，患癌症而去世。

废名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独树一帜，所著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和《枣》，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未完）等，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废名是公认的文体家。早期像唐人写绝句那样写小说，致力于描写乡村淳美的风土人情，简洁紧俏，富于诗意。中后期的自传体小说记录作者的人生和思想轨迹，奇崛生辣，文气恣肆，玄思色彩浓厚。近年来，废名作品的独特艺

术价值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重视，已有《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纺纸记》（小说选，珠海出版社出版）行世，作品全集也正在编纂之中。

《谈新诗》是废名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现代文艺课时的讲义，共十二章。四十年代由黄雨编定，并由周作人作序，于1944年11月列为“艺文社艺文丛书”之五，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1946年返回北大之后，作者又续写四章，但生前未公开发表。198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前后两部分合并，删去初版本的序跋和附录，增加作者1934年写的《新诗问答》一文，出版了《谈新诗》增删本。

作为现代作家讨论新诗的唯一专著，《谈新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废名在书中纵论古今，将新诗从内容到形式与旧体诗进行比较，并结合自己的写诗体会，对“五四”至三十年代代表性新诗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湖畔”四诗人、冰心、郭沫若、卞之琳、林庚、冯至等创作的成败得失作了细致的剖析，还发掘了鲜为人知的诗人朱英诞，进而对新诗的发展前景提出己见。全书解读独具只眼，行文冲淡悠远，发人所未言。

本新编本以北平新民印书馆初版本为底本，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增删本，恢复序跋和附录，初版本未刊之末四章则移入“集外”部分。“集外”部分又收入《新诗问答》及作者三十年代关于新旧诗的序跋、通信和随笔共九篇，以更完整地体现作者的诗论观点。

陈子善
1997年7月15日

《谈新诗》原序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刊，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是要想专卖废名吗？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面也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索与观察。废名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把他出版，这册谈新诗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去，附注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达黄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

新诗》的出版以后了吧，来信里有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的，说的很有意思：“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识论》一书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末了说于春日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于知堂翁再见时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怕看不大懂，正如对于从前信中谈道的话未能应对一样，未免将使废名感觉寂寞，深以为歉耳。

民国甲申七月二十日

知堂记于北京

目 录

本书说明	1
《谈新诗》原序（知堂）	1
谈 新 诗	001
一、《尝试集》	003
二、《一颗星儿》	011
三、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019
四、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028
五、沈尹默的新诗	041
六、《扬鞭集》	048
七、鲁迅的新诗	077
八、《小河》及其他	080
九、《草儿》	091
十、《湖畔》	108
十一、《冰心诗集》	126
十二、《沫若诗集》	141
[附录] 怀废名（药堂）	158
跋（黄雨）	164

集 外

	167
《十年诗草》	169
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	187
《十四行集》	202
《妆台》及其他	218
新诗问答	226
《小园集》序	233
诗及信	236
《天马诗集》	239
蝇	241
陶渊明爱树	243
中国文章	245
女子故事	247
神仙故事	250
赋得鸡	254
诗与词	257
罗袜生尘	259
随笔	261

编 后 记

263

谈 新 诗

一 《尝试集》

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要讲新诗，自然要从光荣的《尝试集》讲起。

我们的目的在乎“文艺”，即是说从新文艺创作本身上考察，不是注重新文学运动怎么起来的。我们现在谈《尝试集》，也是谈《尝试集》里面的新诗。大家知道，胡适的《尝试集》，不但是我们的新诗的第一部诗集，也是研究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首先要翻开的一册书。然而对于《尝试集》最感得趣味的，恐怕还是当时紧跟着新文学运动而起的一些文学青年，像编者个人就是，《尝试集》初版里的诗，当时几乎没有一首我背不出来的，此刻我再来打开《尝试集》，其满怀的情意，恐怕不能讲给诸位听的了。别的什么倒都可以讲。我就本着我今日的标准从《尝试集》里选出新诗来讲罢。我今日来讲新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在这个好题目之下，从头来讲《尝试集》，我自己又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且请大家让我慢慢的讲。

看我上面的话，好像我很有把握似的，然而等我真个下手

要从《尝试集》里选出几首新诗来，不是普通的选择，选出来要合乎我所假定的新诗的标准，这一来我又很没有把握。怎么样才算是新诗？这个标准在我的心里依然是假定着。《尝试集》里有几首诗，在我的心算里本来也早已选好了，并不待今天再来翻开《尝试集》看。但是，等到今天我把《尝试集》初版同四版都看了一遍，并且看了一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里胡适之先生自己论诗的文章，我乃自己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所干的大约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敢说是有了把握了。因为是我尊重“戏台里喝彩”的，作者自己的话总比旁人靠得住些。我再一想，我的意见实在并不是同作者相反的，胡适之先生在论诗的文章里所谈的是做诗的技巧，我所注意的乃是中国自有新诗以来十几年内新诗坛上有了许许多多的诗，因而引起了我的一种观察，什么样才是新诗。本着这个观点我来选《尝试集》里的诗，到底我还是觉得有趣的。至于我这个观点靠不靠得住，也无妨就算我这一番工作是“灵魂的冒险”，等我把“新诗”这个总题目讲完了，然后是非付之公论。《尝试集》里我所选的第一首诗，就是《尝试集》增订四版第一首：

蝴 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提到这一首《蝴蝶》，我不由得记起一件事情，大约是民国六七年的时候，我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里念书，有一天我们新来了一位国文教师，我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的，又知道他是黄季刚的弟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什么叫做新文学什么叫做旧文学，那时北京大学已经有了新文学这么一回事，更是不知道了，这位新来的教师第一次上课堂，我们眼巴巴的望着他，他却以一个咄咄怪事的神气，拿了粉笔首先向黑板上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给我们看，意若曰，“你们看，这是什么话！现在居然有大学教员做这样的诗！提倡新文学！”他接着又向黑板上写着“胡适”两个字，告诉我们《蝴蝶》便是这个人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只感受到这位教师一个“不屑于”的神气，别的没有什么感觉，对于“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没有好感，亦没有恶感，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玩，亦不觉得可笑，倒是觉得“胡适”这个名字起得很新鲜罢了。这位教师慢慢又在黑板上写一点“旧文学”给我们看，先写晏几道的“梦后楼台高锁……”，再写元人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称赞这都是怎么好。当时我对这个“枯藤老树昏鸦”很觉得喜欢，而且把它念熟了，无事时便哼唱起来。我引这一段故事，并不是故意耽误时间，倒是想借这一件小事情发一点议论。我现在的意见是同那一位教师刚刚相反，我觉得那首《蝴蝶》并不坏，而“枯藤老树昏鸦”未必怎么好。更显明的说一句，《蝴蝶》算得一首新诗，而“枯藤老树”是旧诗的滥调而已。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乎白话与不白话，虽然新诗所用的文字应该标明是白话的。旧诗有近乎白话的，然而不能因此就把这些

旧诗引为新诗的同调。好比上面所引的那首元人小令，正同一般国画家的山水画一样，是模仿的，没有作者的个性，除了调子而外，我却是看不出好处来。同类的景物描写，在旧诗里尽有佳作，如什么“淡黄杨柳带栖鸦”，什么“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又如有名的“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都很好，都不只有调子，里头都有性情。胡适之先生在《谈新诗》一文里，也称引了那首元人小令，说：“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其实像这样的诗正是抽象的写法，因为它只是调子而已。如果因为它近乎白话的原故，把它算做白话诗，算做新诗，则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很是黯淡，我们在旧诗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这个意思就这样简单说几句。我们还是来讲《尝试集》里《蝴蝶》一诗。我觉得《蝴蝶》这首诗好，也是后来的事，我读着，很感受这诗里的内容，同作者别的诗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这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我觉得飘忽，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这回我为得要讲“现代文艺”这门功课的原故，从别处搬了十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回来，在《建设理论集》里翻开第一篇《逼上梁山》来看（这篇文章原来是《四十自述》的一章；以前我没有读过），作者关于《蝴蝶》有一段纪事，原来这首《蝴蝶》乃是文学革命这个大运动头上的一只小虫，难怪诗里有一种寂寞。我且把《逼上梁山》里面这一段文章抄引下来：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